

00后破解无人机“禁飞”限制,赚钱牟利悬崖边缘,检察官拉了他一把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婺检

本报讯 “幸亏检察官的帮教,让我把技术用到了正道上。”近日,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华(化名)给检察官打来电话,分享自己的喜悦——小华已经被北京一家公司录取,很快就能如愿走上喜爱的技术工作岗位。

两年前,小华还是某高校的一名学生。读书期间,他喜欢上了无人机,很想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无人机。但是,小华家里经济并不宽裕,于是他经常到网上“冲浪”,了解无人机的最新信息,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“无人机迷”。

一次,他无意间在某购物平台上看到一个价格只要几百元的无人机链接,好奇地点了进去。结果,该店铺并不卖实体无人机,上架的是写有“限高”“红圈”等关键词的“商品”。小华很疑惑,当即询问客服,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家靠破解无人机程序赚钱的网店。

为空域安全,无人机公司生产销售的无人机,都必须设定特定区域限制起飞或限制飞行高度的程序,比如在军事基地或者是机场周围,无人机无法升空。但总有人以破解相关禁飞限制为乐,还千方百计琢磨出所谓的“教程”,在网上兜售无人机解禁服务牟利。

作为资深的“无人机迷”,小华一下子来了兴趣,想试着破解禁

飞的限制。于是,他从某境外网站上下载破解程序,自学教程,成功破解了无人机禁飞、限高等程序。

学会这项“技术”后,不少人找小华“求指导”。后来,小华也学样把这门“技术”变成“生意”,开起网店,通过远程控制对方计算机的方式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,每次收费数百元。至案发时,小华共通过无人机破解服务获利1万余元。

小华因涉嫌计算机犯罪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,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的检察官发现,小华此时刚满18岁,且面临毕业找工作的重要阶段。本着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的方针,检察官对小华进行社会调查、心理测评并谈心谈话等后认为,小华犯罪时尚未成年,到案后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深刻反思,真诚悔罪,其家庭也具备观护帮教条件,于是决定小华附条件不起诉,对其开展为期六个月的帮教考察。

对检察官的热心帮教,小华非常珍惜,在考验期间全勤参加检察机关开设的“线上法治课堂”,并积极交流发言、撰写心得,还在疫情防控期间主动参与各类志愿活动,用实际行动真诚地认罪悔罪。

“走上工作岗位,是迈向社会的第一步。希望你今后知法守法,全身心投入新的生活,真正让自己的技术在正途上发挥作用。”检察官高兴地叮嘱小华。



安全“不放假”

为筑牢暑期留守儿童安全防线,连日来,天台县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平桥流管所组织开展留守儿童公益课、暑期安全“不放假”活动等,确保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安全、快乐、有意义的暑假。

通讯员 许尚高 章萍飞

为了杭州市中心一套小房子 三姐妹闹了多年 调解员用“绣花针”解开心结



本报记者 胡宗昊

为了父亲留在杭州市中心的一套小房子,王家三姐妹积怨多年。

这套二室一厅的房子是王家三姐妹父亲离世前所留,估值约200万元,房子的产权明确由三姐妹共同享有,房产证也做了三本。可父亲离世后,房子一直由大姐及其儿子居住,这让二姐、三妹心生不满。对于妹妹们的质疑,大姐却表示,这套房屋是她“买”下来的。

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遇上这类纠纷,调解员除了要将问题抽丝剥茧,还需用感情消除子女间的隔阂,而这往往需要加倍的细心、耐心 and 同理心。杭州“老李调解室”的“掌门人”、人民调解员潘美华就用“绣花针”般的调解功夫,解开了三姐妹的心结。

房子是三姐妹的,但大姐一家住着

第一次走进潮鸣街道的“老李调解室”,还没坐下来好好聊几句,姐妹们就吵开了。

“我年轻时从农村回到城里后,就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,后来成家了,我们一家人也是和父亲一起住,对此父亲都是同意的。”大姐说,自己一家一直住在这套屋子里,并负责照料父亲,特别是父亲晚年时,几乎都由自己照看,所以自己理应享有这套房子的居住权利。

大姐的一番话,老二、老三并不同意。她们摆出了盖有公章的房产证,激动地说:“房子一直是属于我们三家

的,而且父亲的医药费、生活费我们也没少出。”

老二、老三认为,她们作为房屋的共同所有者,既没有享受到房子的收益,也没有使用过该房屋,于法于理都不公平。你一言我一语,三方吵得面红耳赤,甚至开始互相推搡,调解工作多次被迫中止。虽然如此,但三姐妹的情况被工作人员详细地记录在了调委会的登记册上。

一笔借款一张凭证成症结

去年6月,三姐妹再次走进“老李调解室”,为的还是这套房子的处理问题。由于调解室人事更换,新到岗的调解员潘美华接受了这项调解申请。她的调解方式极富耐心、同理心,拥有“绣花针”般的调解功夫。

为避免调解时又出现没聊几句就开始抱怨、诉苦、谩骂的情况,潘美华决定先背对背找三姐妹了解情况。

单独谈话中,大姐向潘美华诉苦,这套房子是父亲早年单位的房改房,那时大姐一家曾给过父亲1.5万元,“我既然出了钱,理应享有房屋的居住权,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有什么问题呢?”

原来这笔款项才是症结所在。“大姐想要继续独自使用房屋,就先要看大姐当年的出资行为是赠与还是借款。如果是借给父亲用于支付房改房费用的,就需要有相关借条等字据。”潘美华说。

大姐说,当时确实写过一纸凭证,可拿出来一看,纸上并未写明1.5万元的用途,也无当时王父的签名,“像这样既没写借款用途,又没标注借款对象的纸条,除非能拿出新的证据,否则基本无法认定为房屋的出资款。”潘美华说。

“即便有借款证明,参照银行同期利息计算,也不能直接等同于购买了整套房屋,更不能独占房子。”潘美华说,房改房是单位给职工的福利待遇,根据物权取得原则,房屋的物权应属于购房人,即职工所有。而如果实际出资人不是该职工,那么实际出资人与该职工之间仅是债权、债务关系。

“实际出资人可以主张还款,但不可以主张房屋的产权,除非家庭内部对于房屋产权的归属另有约定。”潘美华说,该房屋产权明确由三姐妹所有,那么大姐虽然出了资,但独占房子的行为法律并不支持。听了潘美华的一番分析,大姐明白了自己想要单独拥有房子并不占理。

决定卖房,双方各退一步

考虑到王父已过世,大姐与丈夫也移居外地,房屋仅由他们的儿子居住,而他们的儿子当时即将成婚,搬离这套房屋,潘美华便提议,要想合理分配房屋,最好的方法是把房屋出售,由三姐妹平分卖房资金。

不过,卖房需要先腾空房屋。老二、老三提议,给大姐一家一个月时间搬家,如未按期腾空,大姐应向她们支付租金。“搬家需要时间,一个月哪里够啊?她们要是这样,我宁愿不搬。”大姐赌气地说。潘美华找到老二、老三,说明大姐的诉求,并表示大姐愿舍弃1.5万元的借款,如果老二、老三放弃房屋租金,也算双方各退一步,才有助问题的解决。

最终,三姐妹接受了潘美华的建议,在调解室内握手言和,一致同意将房屋挂牌出售,所得款项由三姐妹平分。搬家期间,老二、老三不再找大姐讨要租金。至此,这起耗时152天的“家务事”终于得到圆满解决。

【调解心得】

日常调解中,时常会遇上子女因父母辈留下的财产分割不均而闹矛盾的情况。面对此类纠纷,调解员首先耐心听取各方意见,找出隐藏在情绪下面的争议焦点。而在“解铃”过程中,调解员不仅要立足法律法规,还要有足够的细心、同理心,不逃避、不畏惧,才是当好基层调解“绣花针”的关键所在。

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:0571-85310013